

選文名傳

古文辭類纂(三)

譚國清 主編

延·續·中·華·文·明·的·千·古·名·篇

西苑出版社



選文古文傳

古文辭類纂(三)

延·續·中·華·文·明·的·千·古·名·篇

譚國清 主編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文选:古文辞类纂/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108 - 707 - 2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327 号

古文辞类纂(三)

编 著 谭国清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88624971 传 真: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数 1 - 3000 册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08 - 707 - 2

定 价 89.80 元(全三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原 序

鼎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先生及同乡刘才甫。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尤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服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源子墓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者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裁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夷》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觴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互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圻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尤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凡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文。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功颂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古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做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



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圻中，古人皆曰忘。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隶者尤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赞颂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合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通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序 一

总集防于《文选》，梁以前未有也。昭明创立体例，法严而律精。迨宋之《文苑英华》出，始舍精而贵多，凌杂失统。柳宗无、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诸人，至全卷收入。姚铉辑《唐文粹》始铲刈繁芜，师承穆修、柳开一派，而独孤、常州乃列为正宗。顾衡以退之，尚有间也。燕许宗汉、京四杰，尚骈俪，置韩、柳、李、孙四公于《全唐文》中，翹然莫肖其类。顾非深于文者，亦不能别。

自是以来，吕祖谦之《宋文鉴》、苏天爵之《无文类》、程敏政之《明文衡》出，谓之备列三朝文人之文，可也，谓之鉴别三朝文格之精，不可也。盖必深于文者，始能去取古人之文。若徒备数而取足，则梅鼎祚之《文纪》，合东西晋、南北朝而尽录之，直汇书耳，宁复谓之选本！故茅鹿门之选八家，失之滥收，储同人之继选八家，亦未必得其传作。独惜抱先生沉酣于古文近六十年，获成是书，心力瘁矣。蜀中赵尧生侍御称是书为姚氏学，余日惟姚氏始有是学，他氏恶能有者。

姚氏之文近于欧、归，夫欧非学韩者耶？韩之变化不可方物，欧则出之以冲融。顾外融而中矫，如《送徐无党南归序》其中化单而偶，化偶而单，迹象浑然，读之不辨其为韩，然其潜气内转，固能韩也。震川沉厚不及欧，而因事设权，能不自袭其旧，是亦解变化者。惜抱则综二氏之长，潜其脉而永其趣，脉潜则不见其僭张；趣永则弥觉其渊邃，殆所谓阴柔之文也。凡文近于阴柔者，恒沉深而善思，故亦精于鉴别。韩之文，崇义而履忠者，凛乎其阳刚也；叙哀而述情者，粹然其阴柔也。而欧公则寓阳刚于阴柔之中。惜抱近欧而摹韩，故集中所选韩文特多，欧次之。凡余平日所惬于韩、欧者，惜抱则皆录之矣。



黎氏、王氏均有续集，黎则古今杂收，而不审择。王本专收近人，而桐城之弟子为多，幸皆不悖于法。然其行世仍不如姚选之盛。吾友徐州徐君又铮崇礼姚氏全集，已一一加墨，且集诸家评语标之眉间，间亦出以己意。又铮韬铃中人，而笃嗜古文如此，较余之弩朽为甚矣。夫文评始于《典论》，次则挚虞之《流别》、刘勰之《文心雕龙》，然皆自成一集。至宋明诸老则务求深解，好作高谈，非毁前人，毛举细事，用矜其识。又铮均不以为可。其刊成是篇，盖发明古人用心所在，用以嘉惠后学者。呜呼！天下方汹汹，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分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

丙辰十月闽县林纾叙于宣南春觉斋

序 二

萧县徐君又铮既去官，则大肆力于墓文，取《古文辞类纂》读之。苦无以发其意也，因集录归、方以逮近世梅、曾、张、吴诸家之说，覃思而熟复之。又将刊以饷同志，属于序焉。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文字之用万端，要不外事、言二者而已。由是二者，推衍而析其类，则名目繁多，至不可胜纪。总集《昭明文选》最著，顾其分类多未当理，李汉亲业韩门，其编《昌黎集》出入亦不无可议者。

自吾乡姚先生书出，义例至精审矣。姚选分十三类；曾文正公更约为三门十一类，曰论著、曰告语、曰记载，与姚说小别大同。学者诚准此二家，以辨文体晰如也。盖审同异、别部居，可以形迹求也。若夫古人之精神意趣，寓于文字中者，固未可猝遇，读之久而吾之心与古人之心冥契焉，则往往有神解独到，非世所云云也。故姚选评注至简，昌黎论文务去陈言，凡一词一义，为人人意中所有，皆陈言也。陈言为文家所忌，即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语，以评议古人至精深奥赜之文乎？此姚氏之所慎也。

悬九级之台于众间，蹶其一级，则所见视平地有加焉，累而上之，级愈崇则其见愈广。块坐一室之中，而冥度其上无当也。天高气肃，目际无垠，据其巅述其所尝睹，则恩揽其胜者踵至矣。夫文字之见，随所触感，各肖其性识才学，以出其浅深高下不同之致，奚啻九级之台乎？姚氏之书所以足重者，以其鉴别精析，类严而品藻当也。今又铮又集录诸家之说，以辅益之。自来论文精语，未有过此诸家者。其为说虽多，与姚氏之旨，曾无少异，何则？其渊源同也。述所目睹，以导先于人，又铮之为此诚善矣哉！抑又铮以干济才，时方多难，不尽瘁国事，乃区区勤儒生之业，吾又且为世惜也。

马其昶撰

序 三

古人之立言，期传吾说于天下后世而已，初非有意隐且艰也。自言有古今之殊，文有高下之别，而章句训诂之学兴。章句训诂，高材者或不屑焉。然舍此二者，古人之言亦奚以明？况微言孤旨，有匿于文字之外者乎？

自周秦迄今，缀文之士众矣。其文愈高，则其旨愈隐。读者各以其见而为评；评有所不尽，乃复为圈点以别之，于是有评点之学。其所得深者，则其评点亦愈精。古之为是者，亦第记其甘苦而已。非欲以示后人也。后之人乃争相传录焉。坐一室之内，手盈尺之书，燥乎见古人之所属思，灼灼乎若诏吾以前趋，精合于大虚，岂非至乐之事与？

古文评点，自宋已有之。真西山、茅鹿门后，以方望溪、刘海峰为著。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有二本：康刻全载评点；吴刻承先生意，存评语去圈点。而世顾多以康刻为便。而吴至父先生又自有评点，往往出于三家之外。徐君又铮既印行吴氏《史记评点》复及此书。以姚氏为主，旁采诸家以翼之。又铮于文事，可谓至勤，嘉惠当世，意尤公也。昔庄生载轮扁对桓公语，谓君所读书，乃古人之糟粕。彼且以读书为无用，况此区区者为。然庄生之说，存至今者，亦正赖书在也。去糟粕而精意奚寓乎？吾国之学，大抵窥及至高，不知由卑以墓之，不能战胜万国，而为万国绌，皆庄生糟粕之说误之也。又铮年壮而材高，见用于世尝显矣。乃孳孳操文儒之业若是，贤者固不可测也哉？

丙辰春桐城姚永概

序 四

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集千古文章之大成，先大夫尝谓当与六经并传不朽。盖中国典籍繁重，千别万汇，学者靡所适从。西学起为学日，力即夺减太半，益无暇研寻烦猥不、急之书。唯文字者，古人精神所寄托。得其精神，而后其余乃可以条而理也。故自经、子、诸史以及百家之著述，探微索莫、一以贯之者，唯此而已。虽然，精神之微妙，故非尽人所与知。夫唯豪杰独立之士，不圆于设闻，不牵于明论，孤怀眇虑，曲构旁通，迨其功力渐积之久，乃得以精神与古人盼眇于倏忽之间，而感发于意言之表。于是众人听睹所不及、思虑所不至者，灼然粲然若烛照，数计而决，别其白黑。此道要之指归，能事之极诣，非可以执途人而共喻之者也。昔轮扁讥桓公，谓公所读书，皆古人之糟粕，其不可传者死矣。夫书虽信为糟粕，而所不可传者未尝不寓乎其中。古之人固未死也，彼特诡词以寄痛耳。悲夫！世之浅者，不知古人之不可传者何在，而唯沉溺于糟粕之中，至老死而不悟，则所谓不朽之精神，几何不相汨以俱尽也，岂不哀哉？

古之为学者，有微言，有大义。《传》曰：“孔子歿而微言绝，七十子分而大义乖。”大义炳如日星，必待微言而后发。微言不明，则大义亦彷徨而莫定，盖圣门之学如此。礼附乐崩，圣人之微言，吾不得而知之矣。士生三代后，欲求古人精微之所寄，舍文章之学，其谁与归？芒乎芴乎！上穷千古，后暨万年，必未有逾姚氏此书者，此可断而言也。是书姚氏故有评鹭点识，学者传宝之。刻本或载或否，而自来移录者，又有方、刘诸家评点。先大夫生平自读之书，经、子、史以下，及各家专集、诗文，凡数百种，皆有评点。而于此书尤兢兢，既精选而评定之，又汇录归、方以来及梅伯言、曾文正公、张廉卿先生之说，时取



而参校之。盖姚氏此书，集文章之大成，而先君又集诸家评鹭之大成，途辙昭然，譬之于西学一科，具矣。学者循其途而进焉，则向者精神矜蚤之说也。

国务院秘书长萧县徐又铮中将，笃志好学，尝取《类纂》评点编摩校录。反复沉潜数十过，而不厌一字之疑、一语之异。参稽审勘，必得其当而后已。虽从政勤劳，军书旁午，未尝少闻。既深自得，复印而行之，以公当世，其表章微学之意勤矣。或谓评点太详，疑若示印而行之，以公当世，其表章微学之意勤矣。或谓评点太详，疑若示人以陋。此妄也。陋不陋在学识高下，不在外著之迹。学识至矣，虽点窜经传，以示来兹，皆可法式。如其未也，即缄默不发，庸詎免于陋乎？独是前贤之所究极者，既皆精神微眇之事，持以褫诸声利竞逐之场，吾恐其熟视若无睹也。然则又铮作育之盛意，亦且虚悬于磅礴无涯之域，而犹为有待也夫！

民国五年秋八月桐城吴闿生序

校印后记

乙卯秋补抄吴至父先生《古文辞类纂》批点，旁考诸集评识并前所抄，都十五六万余言。既竟，持视闽县林先生畏庐。先生听然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世变方亟，人皆逐逐焉侯王利达之是谋，以子壮年，择应世之术，与时拒迎，何之而不可？顾若有慕乎老生穷儒之业，锲而不舍，如此何为者哉？虽然，子则勤矣。吾请为子序而行之。世有甘心寂寞者，将与子同其好恶矣。”

会滇事起，被命军府文檄之暇，又借得梅伯言曾亮、张廉卿裕钊两先生圈点，并事移录，遂付手民。仍躬校讹脱，日尽十许页为常。项城不禄，政缠又易其轨，转任枢院。官书乃大扮集，职司所羁，卯而入，尽亥或不得退。时流策士又往往引与纵横计天下事，而此日十许页校书之课，益兢兢不敢废。盖以谓季世倏诡，丘、轲之泽殆，斩功利，夸诈竞思，泛吾智灵以赴机括。当此之时，略取前贤载道之文，深含细咀，资为培溉，久久而不绝。譬人犯岭海蛮瘴而行，深戒病疫，猝被其躬，日夕自健以药石，全乎人以俟乎天，抑亦君子居易之旨也。非然者，习俗移人，勇夫且不克重拒，吾以戔戔之身，何恃而能自保邪？校印既终，今将益治他课，畏庐即迂我者，宜有以诏我矣。

丙辰十月廿后五日树铮记



目 录

古文辞类纂四十六 / 1

碑志类下编六	(1)
欧阳永叔黄梦升墓志铭	(1)
欧阳永叔张子野墓志铭	(2)
欧阳永叔尹师鲁墓志铭	(3)
欧阳永叔徂徕先生墓志铭	(4)
欧阳永叔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5)
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6)
欧阳永叔梅圣俞墓志铭	(7)
欧阳永叔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	(8)
欧阳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	(9)
欧阳永叔蔡君山墓志铭	(10)
欧阳永叔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	(11)
欧阳永叔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	(14)
欧阳永叔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	(15)
欧阳永叔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	(16)
欧阳永叔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18)
欧阳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志铭	(18)

古文辞类纂四十七 / 20

碑志类下编七	(20)
王介甫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神道碑	(20)
王介甫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	(21)
王介甫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23)
王介甫处士征君墓表	(23)

古文辞类纂四十八 / 24

碑志类下编八	(24)
王介甫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24)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铭	(25)



王介甫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 并序	(27)
王介甫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28)
王介甫王深父墓志铭	(29)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志铭	(30)
王介甫孔处士墓志铭	(30)
王介甫临川王君墓志铭	(31)
王介甫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	(32)
王介甫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	(33)
王介甫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	(33)
王介甫大理丞杨君墓志铭	(34)
王介甫尚书屯田员外郎仲君墓志铭	(35)

古文辞类纂四十九 / 36

碑志类下编九	(36)
王介甫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36)
王介甫临川吴子善墓志铭	(37)
王介甫葛兴祖墓志铭	(37)
王介甫金溪吴君墓志铭	(38)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志铭	(38)
王介甫王平甫墓志铭	(39)
王介甫仙源县太君夏侯氏墓碣	(39)
王介甫曾公夫人万年县太君黄氏墓志铭	(40)
王介甫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	(41)
王介甫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	(41)

古文辞类纂五十 / 42

碑志类下编十	(42)
归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42)
归熙甫赵汝渊墓志铭	(43)
归熙甫沈贞甫墓志铭	(44)
归熙甫归府君墓志铭	(44)
归熙甫女二二圻志	(45)
归熙甫女如兰圻志	(46)
归熙甫寒花葬志	(46)



方灵皋杜苍略先生墓表	(46)
方灵皋李抑亭墓志铭	(47)
刘才甫舅氏杨君权厝志	(48)

古文辞类纂五十一 / 49

杂记类一	(49)
韩退之郢州溪堂诗 并序	(49)
韩退之蓝田县丞厅壁记	(50)
韩退之画记	(50)
韩退之新修滕王阁记	(51)
韩退之燕喜亭记	(52)
韩退之河南府同官记	(53)
韩退之汴州东西水门记 并序	(53)
韩退之题李生壁	(54)

古文辞类纂五十二 / 55

杂记类二	(55)
柳子厚游黄溪记	(55)
柳子厚永州万石亭记	(55)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记	(56)
柳子厚钴鉭潭记	(56)
柳子厚钴鉭潭西小丘记	(57)
柳子厚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57)
柳子厚袁家渴记	(58)
柳子厚石渠记	(58)
柳子厚石涧记	(58)
柳子厚小石城山记	(59)
柳子厚柳州东亭记	(59)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60)

古文辞类纂五十三 / 61

杂记类三	(61)
柳子厚零陵郡复乳穴记	(61)
柳子厚零陵三亭记	(61)



柳子厚馆驿使壁记	(62)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63)
柳子厚序饮	(63)
柳子厚序棋	(64)
李习之来南录	(64)

古文辞类纂五十四 / 66

杂记类四	(66)
欧阳永叔仁宗御飞白记	(66)
欧阳永叔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66)
欧阳永叔有美堂记	(67)
欧阳永叔丰乐亭记	(68)
欧阳永叔菱谿石记	(69)
欧阳永叔岷山亭记	(69)
欧阳永叔游儵亭记	(70)
欧阳永叔真州东园记	(70)
欧阳永叔浮槎山水记	(71)
欧阳永叔李秀才东园亭记	(72)
欧阳永叔樊侯庙灾记	(73)
欧阳永叔丛翠亭记	(73)

古文辞类纂五十五 / 74

杂记类五	(74)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	(74)
曾子固筠州学记	(75)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	(76)
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77)
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78)
曾子固拟岷台记	(79)
曾子固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80)
曾子固学舍记	(80)
曾子固齐州二堂记	(81)
曾子固墨池记	(82)
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82)